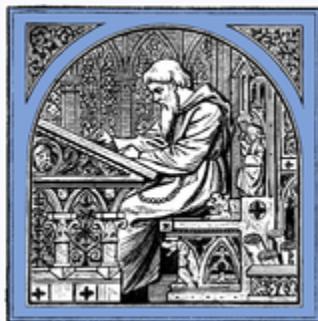


瀟碧堂集/15



以2024年10月6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卷十五·誌

(萬曆二十九年辛丑～三十四年丙午。34～39歲)

余大家祔葬墓石記

余先世自黃移南郡，蓋武胄也。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，課子弟章句業，冠里中。至余大人行，始文冠諸生。至余兄弟輩，而魁海內者一，籍金閨者二，舉賢書者一，遊槐門鬻舍之間者幾四十餘人。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，族指幾三千許，族兄弟子侄，或不能字，騎而遇道上，不能貌，或不下，亦下里之冠族也。先世闕記載，大王父至遺其字，其遺行逸事，惟王母余大姑能道其略。余嘗問大姑：「大王父何如人？」大姑曰：「聞之先姑言，隱而豪舉者也。出入必帶劍，馳怒馬，著靺鞨衣。嘗遊柞林、雙田之間，遇魁盜數十人，怒領家僮格鬥，立磔之。遇歲莩則煮糜以飼饑者，所活不可計。」問王父，則曰：「余不知其他。記嘉靖之廿三、四年間，出母金以千計，出穀以萬計，時鄉邑饑甚，王父取其券盡焚之，蒼頭輩肩而飼，恐其責負也。是年而父生。生平不識邑大夫門，所交為而外大父龔公，作吾曹公時為貧諸生，困甚，延之讀書，傾肝膽交焉。龔公後舉進士，官至河南左轄。曹公舉歲進七。其豁達知人多此類。」余私歎曰：「是袁氏所以盛也。」欲為家乘

未果。去歲使回，大姑耄矣，欲就枕蓐間詳而私志之，會卒。嗟夫！

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，為正德之乙亥歲十月廿日。長而歸於袁，嫡姑丘嚴栗，艱難辛楚備嘗之矣，大姑怡然，不色忤也。戊戌，舉長姑；己亥，丘亦舉二姑，甫數月耳，釋長姑乳乳之。癸卯，舉余父，甲辰，丘亦舉余叔，甫數月耳，釋余父乳乳之。庚戌，丘大姑卒，王父委之家政，撫二孩絕痛。歸二姑也先於長，倍其奩。二姑所歸，家儒而貧，姑資給之。十餘年後，二姑病，姑念之至絕食。一日晨起，有鳥投姑懷，宛轉而死，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，其至性如此。戊午，王父即世，二姑煢然，家益落，大姑起之如王父時。課余父舉子業，令之就學，不復幹生產事，余父以是為諸生有聲。歲乙亥，余母卒，所以撫余兄弟姊者，如余叔與姑也。噫，姑之矣，復母之矣，尚何言哉！

歲乙卯，余兄舉於鄉，大姑為一開顏。丙戌，試南宮第一。戊子，不肖孫宏繼舉於鄉，壬辰，復得雋。大姑乃輒然喜曰：「袁氏二世無塚婦矣。餘畢世為袁氏勞薪，攻苦茹燥，不遺餘力，天高地遠，以有今日，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！」甲午，余謁選，大姑執余手而哭曰：「爾有王事，八九十老人豈能待爾耶？去，有爾父在，莫念我也！」余時感傷甚。

庚子，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，大人書來云：「大姑病，痛念兒輩，前者廢箸數日，爾妹冠進賢拜床下曰：『兒歸矣。』大家喜見齒，遂進食。」余兄弟把書，腸為之裂。時伯修直東華日講，國本未定，侍講筵者才三

人，何忍言退。小修試事迫，余方官太學，例不得請，每相對而泣。無何，余轉春曹郎，私喜曰：「是有間，可以見大姑矣。」遂以秋試終之月，挾弟南歸，歸而拜王母於床下，則猶喜也。至仲冬之廿五日，病革，遂不起。時亡兄訃亦至。嗚呼，痛哉！

嗟乎，計袁氏三世子孫，寸摩而尺拊之，皆大姑也。山之毛，地之產，丘之塊，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辟纊者也。今長安數十里外，見豐林茂竹，蒼秀如山，松栗槐柏，干霄翳日者，皆姑之手植也。姑性好施，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，貧則憫之而已；性忘人過，非知有捐忿之義與市德，怨則消之而已。噫，此聖質也。冰霜以厲之，陽溫以發之，日星以照之，欲不發生可得乎？欲長子若孫者，但觀大姑之行，及先世之所以長，雖百世茂可也。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，祔葬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，孫不敏，敬書其事於石，以告後人。

左溪公諱大化，年四十六卒。大姑子一，為余父，敕封翰林院編修。孫男五：長即余兄宗道，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；次宏道；次中道，國子生；次安道、寧道，俱邑諸生。曾孫四：嗣宗道者祈年，中道子也；宏道子曰彭年，安道子曰椿年。丘大姑子一，為余叔士玉；女一，適太守王公弟槃，早卒。孫男四。馬鬣而封者三，中即王父，其西則丘大姑也。

少溪袁公墓石志

叔少溪公，諱士玉，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，而母別。七歲失塚母丘，母於封公母余大家。弱好弄，挾瓦

注走里閤，酒後耳熱，出所彈雀炙之，遍啖諸年少。王父愛憐之，不之禁。十五歲孤，封公止長一歲，任家政，而公嬉狹如故。性癖馬，廄中皆良駒，懸高資不肯售。不致遠，但日馳湖莽間，風鬃霧鬣，望若龍種，觀其蹴踏齧脊驕嘶鼻語以為快。未雞鳴輒起櫛沐，衣冠而立庭中，命臧獲牽駒出，然松而照之，視其饑飽芻秣而後放。晚則從山頭望歸塵，掀齒而笑。

為人魁碩長悍，壯飲食，日攜楸毬，偏提五木，挾諸客走馬雙田、孟溪間，劇飲徹晝夜，四十年如一日，未嘗一刻奔走公私，作人間勞薪事也。

公生於嘉靖甲辰，享年六十。子四人，孫十一人，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，分丘姑之鬣而封之，左則先王父與餘大姑也。將終，以銘屬餘，侄宏道乃搦管獻歛而為之銘。

銘曰：支公神駿，武子馬語，癖則癖矣，猶勝孫子荆之嗜黔技。

詹大家壙記銘

余在抱即多病，母不忍自育，托於詹大姑，恩倍母。甫六歲，即失母，時中道弟方四歲，皆育於大姑，以是余等至成人，無失母憂。往余令吳，大姑年七十有五，會小病，余為之乞休者三，語在《去吳牘》中。時吳中數百萬人，相率散縵飯緇，為大姑求福，冀以留余。余不許，則又籍其名，請命於城隍，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

姑。余不忍，竟留。然胸中自是鬱鬱，不半載，遂病，乞歸益力。閱六月，乃得請。

大人書來云：「詹姑方健，兒謁部得改，歸未遲。」遂入改京兆授，又不獲歸。然大姑益善飯。閱二歲，由國子教除儀曹，始乞差還，大姑白勅，扶鳩杖出勞，余泣且喜。既事竣，余遂乞病，杜門侍姑，二年乃卒，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，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。

卒之日，家大人封公哭之慟，謂余曰：「兒但知母若等，不知實母余也。余生值嫡嚴厲，姑釋己女以乳，左手縫，右執衣褥浣焉，艱辛百倍，無弗恬也。頃之余出就僮舍，凡餅餌果炙之屬，昏而出朝而飼焉，朝而出昏而飼焉，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。汝王父見背，時姑年才三十餘，族長者憐其少，且無子女，強之改適。姑以死自誓，與余大姑共持家政。余時弱冠就外傅，所以督余者甚力。甫成立，而汝母即世，二十年勞瘁，汝所目也。及汝兄登賢書，汝姊嫁，汝二人始束髮，而塚婦曹復去世。三在抱男女，復托命焉。嗟夫，袁氏三世，皆姑懷中物也。」言已復哭，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，不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，且系以銘。

銘曰：荷葉山之蓊蓊，三官塚之童童，協余夢，是惟淨土之近封，女禪兒海嬉以從。

敕封孺人廖氏墓石銘

孺人廖氏，為先庶子伯修兄繼室，少庶子七歲，年十八乃歸，時伯修方為孝廉。既官翰苑，遂封孺人。隨伯修

燕邸者十二載，家居前後凡五載，稱未亡四載，得年三十八，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。

孺人性醇和貞粹，相夫子以義，畜妾媵以恩。伯修亡，意緒殆不欲生，持齋繡佛，日夜期地下。伯修甫襄事，遂命斫棺，治鬼衣，若遠行之裝束，恬然安之，未及二年而逝。嗣子祈年，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，相距丈許，遂為之銘。

銘曰：原之右為姑若夫，原之左為子若侄，夜台之聚首，勝白日之歔泣。性溫而貞，不愧姑也；操嚴而潔，不愧夫也。唯其不愧，是以含笑而歸，願佐夫子於黃墟。

夷陵羅子華墓石銘

羅公諱文彩，字子華，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。祖欽賈，往來楚、蜀間，愛夷陵樸雅，遂家焉。欽生怡，是為懷湖公。怡生三子：伯文錦、季文鑒，公其仲也。生而穎異，日記數千言，為偶聲，輒隨口應，而公以近籍，恐為里閭所欺，遂罷習舉子業。與伯同賈，私攜古文詞讀之。遇山水佳處，乃流連忘反。伯叱之曰：「世豈有牙籤籌子、青山賈兒耶？」公謝之不顧也。已乃獨賈，日則算緡，夜則鉛槧如初，利輒倍他人，橐中不遺一錢，伯乃歎服。伯早逝，去懷湖公沒才三年，公慟哭曰：

「天乎，奪吾父兄之速耶！」撫伯子如所生，擇里中英妙為之庭課，後皆有聲諸生間。未幾，公亦三舉子，遂去賈業，以詩書為專門。

性好施予，嘗有婦垢麵而呼，問其故，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。公憫之，遂為代償。又買一姬，納幣矣，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，改而別字者，公乃資之合歡，幣帛一無所問。有貸其貲以賈者，日走青樓中，貲蕩盡，以居求償，公憐之曰：「少年幸莫入輕肥場，吾不汝迫也。」遂焚其券。公嗜琴，晚年好益甚，嘗曰：「袁孝尼不傳《廣陵散》，世豈遂無音耶？吾性在山水，指間勃勃，常有流泉遠澗，不願聞人間颭弦鐵撥聲也。」峽州之解琴自公始。少時嘗與客弈，客先一道，不能勝，公忿而歸，取局譜觀之，精思半月，遂兩先客，人以是服其敏。居家務為儉素淳樸，所餘輒施，修刹造梁無虛歲。再飲於鄉，後輒辭。暮年皈心蓮邦，課誦至忘寢食。既病不服藥，唯誦極樂如常。一日呼洗浴甚急，諸子泣曰：「陰陽家言，時日不利奈何？」公輪指曰：「明旦當利，為汝等一日留。」至期乃合掌曰：「門外有高衲攜我入七寶池矣。」遂端坐而逝，享年七十有二歲。配王氏，即少宰兄柳溪公女，賢淑聞於鄉黨，先公二十六年卒。

子三：長冠，國子生；次冕，廩諸生；次旒，州庠生。皆以文藻知名於時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，與餘倡和最久，異日不愧木天、石渠之選者也。孫男十。繼室盧氏，撫育諸子，無異己出，先公十年而卒。卒之歲，公長女夢其先叔文鑒謂曰：「汝父母數俱盡，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。」至是始驗。於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莊，而乞銘於余。

銘曰：是以菩薩檀度，莊嚴其身者也。是以周、孔禮樂，訓其子若孫者也。是支那國之善士，而蓮花七寶土

之氓也。

司馬孺人墓銘

孺人司馬氏，邑之穀升里人，年十六而歸余同高祖叔冰壺公。逮事舅姑若干年，克盡婦道。舅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。翁甫得官，即解綬歸，優遊田里間，稱善士。村故多盜，翁世雄於貲，徙避不常。孺人佐叔為層樓，居翁姑其上。翁喜謂里人曰：「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。」翁晚歲獲享耄期，壺觴嘯詠比於陶、白者，叔與孺人之力也。

叔有隱德，捐己之急以恤困，至於橋梁舟楫，便即施之，以故家遂貧，孺人安之。督課僮力，嚴慈有方。家無羨財，而佐夫子以行德者，行之終身不厭。迨庚子秋，伯子宗郢舉於鄉，里人乃竊歎曰：「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。」次子宗成邑庠生，子某某甫弱冠，皆有雋才。伯子得雋之三年，而孺人卒，是為甲辰春。年若干歲，窆於先姑之右。宏道曰：「谷升世出賢女，庚子之捷三人，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，皆甥於谷者也，偶然耶？抑地靈耶？兩村相隔一帶水，當為將來佳話。」

銘曰：其婦也範，其母也式，胡不耀之三光，而襲之九地。是宜隆其封，傑其制，去此三年，天語將至。

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

壬寅冬十二月望，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。是夕建三聖閣，寒月燭林如洗。夜半，公呼余出，笑曰：「此坡

公承天院舊案也，吾兩人乃復繼之。」呼同事數少年不應，苦邀之，以霜威辭。公曰：「少年何衰憊甚，豈若老健耶？」徘徊霜月下，余體粟，漸不支，而公愈勃勃。余私念曰：「是壽者相也。」後四日丙夜，忽有叩門聲甚急。余披衣起問之，則曰：「公暴卒。」余不襪而馳，至則公瞑目數刻矣。

公精研性命，至晚乃通釋氏，不葷血者三年。高才博學，於書無所不窺。每得異典，躬自讎校，蓄書至萬餘軸。邑人士稍知慕古者，公與兄先太原之力也。性寬厚，恥談人過。人有挾械以弄公者，公佯若墮之，而實了了，後雖負公，公亦竟不發。好古圖畫及鍾鼎。五畝之宅，花竹居半，怪石枯松，累累幾席間。亭台軒楯，小不當意，輒毀去，逾日更作。疏題未竟，棖棟已移，公竟以此貧，然公不屑也。嘗從河北使還，見道上柳條嫋嫋，公愛不已，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。問之，則曰：「江南無此佳柳，持歸樹之。」聞者匿笑。及至家，僅得枯株數條而已，公猶令置水邊，其韻致高遠皆此類。噫，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？政使道，亦當不解也。公晚歲與余最契，所可言者，公之粗跡，至公之自得處，雖公不能言也。

公諱仲慶，字惟長，方伯公季子，而太原令之弟也。母曰趙夫人。生嘉靖庚戌歲，萬曆己卯舉於鄉，名第三，時先兄宗道第八，里中以為美譚。庚辰成進士，授行人，乙酉改福建道御史，甫再月，出為磁州判，以疏論權黨也。未幾，升汝寧推官，丁亥轉南戶部主事，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。頃之以內艱歸。既而方伯公亦卒，公遂無經世意，自稱遁庵居士，角巾散帶之朋，赤

髭白足之侶，優遊茂樹，晤言終日者十餘年，竟若坐脫以去。雖世壽僅五十三，然彈指拂石，於公何別，公之學何學也哉？

公卒之三年，釋服僅逾月，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，亦卒，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。安人慈慧恭謹，事姑嫜以孝，育妾媵以恩，撫諸庶逾己出，好施樂善，與駕部同之。封安人，邑中呼為女聖。

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，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。僮書未半，而所置案稍不潔，其人復嗜飲。是日午猛風卷地，一黑衣神擁而入，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，已排空直上，霹靂大作，市中人見若匹練。後有人自城外來，十餘里尚見之，竟不知墮處。余聞之歎曰：「此精誠之感也，雖然，安人恐將厭世。」已而果逝。

余兄弟幼失母，安人待之若所生。安人之亡也，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。安人生己酉，壽逾公四年。安人事公若干歲，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，公甚敬禮之。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，安人出。子某及女適鄒氏者，皆庶出。而次子某早卒。炳聞子二。以丙午正月二日，合葬特丘東山之原，而余泣為之銘，此公誌，亦余責也。

銘曰：公歸之日，釋者竇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，有善人，結伴以行。已復有逝而更生者，見公於琉璃之堂，公之侍姬，明眉鬢發，仙袂揚揚，笑公之旁。儒者曰：「此荒唐之言也。」以問袁生，生笑而不答。既而告曰：「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，誰之主張耶？」

舒大家誌石銘

家崇陽舒氏女，生嘉靖之壬午。家貧，父憐其慧，教之新聲，走荆、郢間。未幾至餘里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，委身。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。家孑然一身，無他男女，族長者以其穠李，恐不當霜雪，家以死自矢。朝緝暮織，為余叔督家政，甚勤苦。叔諸子宗正等，家皆母之，推乾就濕，倍於所生。閨操之嚴，凜若寒玉。稱未亡者五十年，壽八十有四歲。噫，是可銘也矣。

銘曰：貪泉之水，不變廉士之腸。蘭生叢棘中，不敗其芳。唯橘與枳，何其易徙？聞家之風，可以愧死。

慈谿錢君墓石銘

慈谿錢侯令餘邑，期年而政成，以最考聞於朝，鄉大夫畢賀。侯泣謝曰：「是先子教也。先子居常誨不肖曰：

『而知物情乎？衡之所以適者，平也；水之所以鑒者，澄也；春之所以暢者，溫也；霜之所以厲者，潔也。』命不肖勒諸佩，不肖兢兢龜蔡之。下車以來，唯恐一朝戾先子教，以為諸大夫辱，其敢言最？」鄉大夫曰：

「是也，是乃侯之所以福我民者。先公持矩平，侯則之以程物；居心淨，侯規之以用照。溫然而煦育耶，唯先公之膏液也；皎然而冰雪耶，不可犯者色耶，唯先公之凜冽也。民等不獲事先公，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，敢不下拜？」侯起謝。未幾，侯持先公狀一通，乞銘於余。余唯執役之榮，故不敢以不文辭。

公諱良臣，字顯君，其先家於鄞。勝國時，有均一解元者，始徙慈，三傳而為溟少參森，正統壬戌進士也。森生珪，珪生鐵，鐵生儀，即公之父。公生而穎異，失怙早，能自得師，弱冠有倍年之知。所與交多名士，如侍御向公某，太史王公某，文學桂公某，孝廉張公某，雅以文行推重公，稱素心交。及桂公早世，向、王諸公先後起家，而公屢蹶場屋。諸公每以石交援，公弗屑也。壯年讀書雲間，豪傑多從之遊，如唐君某、鍾君某，皆出公門下。及鍾宦括蒼，遣使迎公，公至彼，為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狀。鍾歎曰：「始余從先生學，謂章句恒事耳，今乃知學之所以仕也。余不足以盡先生，是數端者，又安足以盡先生學，余負愧多矣。」鍾卒內召，為時名臣。

公有至性，自以奉養不逮，居恒抑抑。即年當耆艾，每一道及，則淚涔涔下。嘗收邑子羨金，有孔姓者力不及，將鬻妻以償，公聞之大驚，急置不問。數年後，過市間，有婦人抱嬰拜公前者，公驚問故，泣謝曰：「此乃向者君所寬也。余夫婦幸得瓦全，遂有子。此一瓣香，為君子若孫燒也。」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。其既以振人之急，不自為德，皆此類。晚年自號層峰居士，志入山之深也。

公強仕始生邑侯，故侯每曰：「先子盛年多奇行，生也晚，遂不及聞，傷哉！」余曰：「公之學不可見，見於門牆及哲嗣者，皆公學之餘也。不朽者三，公有其二，何憾也。昔楊王孫以裸葬而傳，劉伶以《酒頌》而傳，士之垂譽，豈必在多哉！」

公生於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，卒於萬曆戊子四月九日。逝後三年，而邑侯舉於鄉。邑侯母沈，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，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。子三：長即邑侯，名胤選，娶趙氏，繼娶向氏；仲奇選，娶應氏；季龍選，邑諸生，娶鄭氏。女一，適諸生羅雲鳳。孫男六：名標，邑諸生；名策名籍俱長出；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。孫女三，亦長出也。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邑東之山，乃為之銘其碣曰：

其身之不試，而試諸子。涓涓者液，如波方駛。近則四明，遠唯茗水。畢萬之後必大，請誓諸砥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S M Lee
- Jdx
- Dbenbenn
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